

500/02

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

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
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
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
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
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
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
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
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
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
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
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
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鑒

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版 權 有 所 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初版

民國廿一年十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

(三三〇二)

文學研究會叢書 菊子夫人一冊

Madame Chrysanthème

每冊定價大洋捌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Pierre Loti

譯者 徐霞村

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

序

比爾·綠諦(Pierre Loti)——本書作者——的真名叫 Julien Viaud，比爾·綠諦是他的筆名。他在一八五〇年生於法國的羅西佛(Rochefort)地方的一個新教徒的家裏。關於他的兒時，他在一個小孩的故事(Le Roman d'un Enfant)裏告訴我們很清楚。他的家庭很大，而且他又是個小兄弟，所以他完全是在他的母親，他的姊姊，他的姑母們手下長大的。這種女性的環境對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影響；這使他變為銳感，多愁，純潔，

永遠求愛，他起初從私家教習受教育，接着纔入了學校，但這位從小就被管壞了的孩子，却始終不願意好好讀書。他的幾個哥哥這時已從事於海上生活，當他第一次看見海時，他就把他那做牧師的志願完全打消，預備投身海軍了。一八六九年，他隨海軍到巴西和台衆國；一八七〇年，他到了北海和波羅底海；一八七一年，回到智利和南美一帶；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，他駐防於土耳其；一八八〇年，又回東歐留守；一八八三年，他又被派到安南；在庚子拳匪之役的時候，他也是佔據北京的法國兵士中的一個。他的一生都是過着這飄泊的生活，在每一個地方他總要有一個臨時的妻子，這些女人，光說在他的小說裏做人物的，就有五六個之多……

當他每到一個新地方的時候，他總愛把自己所得的每一個新印象都記下來：一片風景，一個落日，一種特別的空氣，一個典型的面孔，建築，衣服，除了這些客觀的記錄之外，佔大部分的還有他自己的感想和印象。他的小說就是從他的日記上取下來的。他寫第一部小說時並沒有想做一個作家，不過偶然好玩罷了，不料綠諦的結婚 (Le Mariage

de Iqti) 出版後竟忽然轟動一時，而且，更出他意外的，在一八九二年又被選爲學院會員。在法國文學裏，沒有人能把異國的一切描寫得像他一樣動人，沒有人能從最小的東西裏像他一樣找出獨創的美；他完全不屬於那一派，他自己就是一派的創首者；他的小說並沒有什麼結構，但你讀起來就好像有結構一樣；他沒有哲理的思想，有時甚至非常荒謬，但在他的感傷的感覺的背面却藏一種迷人的吸力；誠如哈理斯 (Frank Harris) 說：『他在法國小說裏添了一種新的空氣，他在法國散文裏輸入了一種新的音樂。』他的小說共有十幾種之多，可稱代表作品的有伊甫兄弟 (Mon Frère Yves)，普通水手 (Matelot)，冰島漁人 (Pêcheur d'Islande)，菊子夫人 (Madame Chrysanthème)。

冰島漁人在法國可以算一部最通行的小說，只在一九二四年截止，就銷到三十多萬本。這故事很簡單：烟哥司和哥米佛發生了愛情，但烟哥司是個性情溫柔的少年，許久不敢宣示他的心情；直到哥米佛臨到危險，他纔娶了她；他們只在一處同處了幾個星期，烟哥司就被海軍機關叫去復職；他去後，美麗的哥米佛每天倚門候他，却永遠等不來了。

全篇以法國西部著名的布列東納(Bretany)地方作爲背景，你可以看見那永遠罩在大霧裏的岩石海岸，你可以看見那大西洋的怒浪，你可以看見那形如尖塔的草棚，你可以看見那性情抑鬱的人物，那種陰涼悲慘的空氣一直打進你的靈魂的深處。

如果冰島漁人在他的本國受人的歡迎，那麼菊子夫人就是在外國最通行的一位太太，沒到過布列東納你也許覺不出那種陰涼悲慘的空氣，但沒到過日本你却受不住菊子夫人的迷惑，因爲這位太太自身就是一個隔着異國人的鏡頭攝下來的照片，合冰島漁人完全相反，這裏是充滿了清淡的幽默，美麗的小景致，快樂的陽光，一切都像一個甜蜜而又縹緲的夢，篇篇都含着誤解，但這種誤解却是美麗的。如果這本書是由一個日本人所作，讀起來也許就會使人味同嚼蠟，在這裏面你可以找到一個和你完全不識的仙境，雖然實際上那些寺院，那些蟬鳴，那些人物和我們眼前這些都是幾乎相彷彿的東西……

除了小說之外，綠諦的著作還有幾部純屬描寫性質的遊記，其中也有寫到中國的，

但都不如上面所說的幾部小說著名

以上是關於原著者的話，至於本書的譯出，我根據的是巴黎 Lévy Fervers 書店出版的第十七版原文和 *Encor* 的英譯本。法文與中文兩種文字的構造相差本是很遠，綠諦的文體，雖然牠在法國文學中是以清淅流利見長的，譯起來却特別困難；因此，遇見瑣長的句子，便不能不有所顛倒；又他文字裏愛用無用的「……」符號，本書裏也刪去了一些，這都是應該聲明，

人名和地名的翻譯也是一件困難的事，第一因為原著者留居日本日子太少，日文沒有十分精通，多有錯憶和訛聽的地方，第二，他有時是用法文把一個名字意譯出，有時則只把原字的字音拼下，頗不一致。這裏我不得不感謝周作人先生，他在這上面曾爲我費很大的勁去考查每一個字，但有些地方也是沒有辦法的。譬如 *Kangourou* 這個字，在法文裏是「袋鼠」的意思，我雖不懂日文，但在日本會有人叫袋鼠君，那大概是使人

不能相信的事。Donata 這個字呢，查了一兩種日文字典，都只有「何方」或「何人」的意思，然而我們這位綠諦先生在本書裏也竟把牠加在一位日本和尚的身上，作爲他的名字，這些都是很明顯的錯誤，却也沒有法子可想，只好將錯就錯地譯下去，倒有點特別的趣味。

綠諦在中國之少人介紹，大概是因爲他的東西既少興趣又難翻譯，以我這樣寡學的人來做這樣「費力不討好」的工作，自然未免大胆。但在中國目下的情形，若想有什麼沒有一點錯的翻譯，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，所以我希望我的朋友隨時給我指摘，使本書有一天成爲一個完善的譯本。

此外，我還得感謝劉既漂先生，爲他給我畫了一個這樣美麗的封面，葉聖陶徐調孚兩位先生對於本書的指正和出版多所幫忙，我在這裏也應該一幷致謝。

楔子

在海上，在早晨兩點鐘，在一個晴朗的夜裏，在一個星光的天空下

伊甫和我同站在船上的鐵橋上，談論着我們將被命運撥過去的那個生疏的國度。我們明天就要下鰣了，這使我們高興異常，各人都預定了許多計劃。

『至於我，』我說，『我一到那邊立刻要結婚。』

『啊！』伊甫帶着他那老神氣回答，彷彿沒有東西可使他驚訝似的。

『是的——』同一個黑髮黃膚的貓眼婦人，一定要個好看的，比一個街上賣的假娃娃大不了多少，在我家裏，你可以有你的屋子，一所紙房子，築在一個綠色的花園中間，有樹木遮着。我們要住在花叢裏，周圍的花一齊怒放；每天早晨我們屋裏還要插上花朵，是

你從來沒見過的。

伊甫開始對我的家庭計劃感到興味了。真的，現在就是我說我要在這生疏的國度的寺院裏許個願，或是要娶一個小國的女王，同她到一個明媚的湖上，住在白玉建築的房子裏，他聽了也一定相信。

事實上說，我已經決意實行我剛才向他洩露的計劃了。是的，我被無聊和孤獨所迫，漸漸有些渴望這種奇怪的結婚了。我急於要見見陸地，一個幽靜的地方，在樹木和花草之間過些日子。我們在澎湖羣島（一個熱燥的小島，沒有新氣，樹木，小溪，只有中國的死亡的臭味，）過了這麼久的時候，這種事是多麼誘人啊！

自從我們離開了那個中國式的火爐，我們已經走了許多緯度，天上的星座也連連地改變；南方十字星和其他南方的星辰都隱沒下去；大熊星升出了地平面，像在法國一樣高了。清爽的和風吹得我們高起興來，使我們想起不利坦內海岸上的夏天的夜崗。我們現在離那家鄉的海岸有多麼遠喲，遠得多麼可怕啊！

一

在天剛亮的時候，我們看見日本了。

正在這時候，她出現了，很遠，在多少天來都是水天相接的海上，像是一個清晰的黑點。

起初我們祇能看見一羣紅頂的小丘（是旭日光中的福島的前部）。不久日本自身就在水面上出現了，好像一塊厚雲，又好像一片黑翳；由濃密的黑影中漸漸露出了長

崎山脈的峻峭的外形。

風力向我們漸漸地增加起來，彷彿這個國度正用她的全力抵抗我們，要把我們趕開她的海岸。海水，繩索，和我們的船都搖擺震蕩起來，如同發怒一樣。

二

到了下午三點，這些遙遠的東西都臨近了，一直近到牠們的高山和綠林把我們籠罩着了。

我們現在正走進一個兩面都是山嶺的海口，這些山嶺的大小都奇怪地相同，宛似戲臺上的佈景，雖然好看，却不十分自然。似乎日本要用這個迷人的海口接待我們，讓我們走入她的內地。

長崎還沒有看見，大概是在這仄長而古怪的海灣的盡頭。一切都是鮮綠可愛，強烈的海風這時突然止息了，海面上換上一種平靜的狀態；溫暖的空氣裏充滿了花香，蟬聲從兩岸不住地送出，互相應答；由山上又反應出無數的回聲；全國都像晶體般的顫動了。我們開過了許多小船，牠們在無皺的水面被小風吹着，輕輕地浮動；牠們的行動一點聲音都沒有；那張開的白帆生出千萬道橫紋，宛如一個百頁窗子；那些安得很奇怪的艙棚翹在空中，使人想到中古時代的樓船。在這鮮綠的山之牆中，牠們像雪一樣地白。

日本是怎樣一個樹木遍地的國度啊；是怎樣一個無匹的伊甸樂園啊！

若在海面上，現在一定正是青天白日的時候；但是在這兒，從山谷的深處我們已經得到黃昏的印象了；除了照着日光的山頂之外，山脚和沿水的林子都籠罩在夜光裏。

在這深綠的背景中往來的小船，都是由黃膚，赤背，頭髮盤在頭上同婦人一樣的男子駛着。我們再往前走，香氣更加衝鼻了。蟬的單調的鳴聲也漸漸增加起來。在我們頭頂上，兩山間露出的明潔的天空裏，有一羣大鷹飛過，發着一種低沈的人聲，『漢漢漢！』四

周的回聲使牠們更加拉長，淒涼地響着

這整個的新鮮而富麗的自然界都帶一種日本的特質的印象，這種特質甚至從她的山頂都可見出，就是她的一切都是整齊得過火，樹木都生在一塊，同漆盤上的繪圖一般，大作大塊的石頭怪形地長出來，和草坡似的土山正成個反照，一切景物都好像是人造的。

如果你留心看，你處處可以看見一些古老神祕的小塔——多半是立在山谷沿邊的圍牆裏——半隱在聳天的樹林裏；使初到的人得到一種生疏而奇異的感覺；使人感到這國裏的這些神靈們，山神們，古代的象徵們，森林的保護者們都是不可知的，不可捉摸的。

當長崎浮到我們前面時，最先射到我們眼裏的景象就使我們有點失望；牠站在滿綠的山脚上，與普通的城市完全相同，在牠前邊停着一羣軍艦，掛着各國的旗子；此外還

有同別埠一樣的汽船深色的烟窗，黑色的濃煙；汽船的後面是工廠林立的碼頭；一切常見的，平庸的東西，牠一樣也不缺。

將來人類把一切都弄得一模一樣的時候，世界一定要變成一個黯淡無味的處所，我們也不必去遊歷去尋找新的生活了。

大約在六點鐘的時候，我們在軍艦羣中噪雜地下了錨，立刻擁上來一大堆人。

擁上來的都是些商賈氣的，慌促的，可笑的日本人，後面跟着潮水似的滿載貨物的小船；短小的男子和短小的婦人接連不斷地走上船來，也不叫喊，也不爭吵，每個人都這樣謙和地鞠躬，使我們不好意思同他們發怒，使我們不由得也報以微笑和鞠躬。他們背後負着籃子，箱子，和其他盛器，都是捆得很貼合的，每一件盛器又包着幾個小盛器，一直堆到無數；從這些盛器裏他們取出各種出乎意料的東西，如屏風，睡鞋，肥皂，提燈，袖扣，珠寶，裝在小籠裏的活蟬，轉磨的白鼠，精巧的照片，給水手們預備的熱湯——磁器，花瓶，茶壺，茶杯，小壺和盤子，不到一會這些東西都打開了，很快地很精緻地擺出來；每個賣貨人

都猴子般坐在地下，兩手撫着兩足，對着他的玲瓏的貨品——總是滿面笑容，必恭必敬地鞠着躬。甲板上被這些五花八門的東西一堆，立刻就好像一個大的集市一樣。水手們都是興高采烈地在這些累累的堆中走來走去，摸摸小婦人的下巴，東買一件西買一件，拋着他們的白色的銀元。但是天啊，這些人是多麼難看，小氣，古怪啊。因為有結婚的計劃，我特別地覺得侷促不安。

伊甫和我值班一直到第二天早晨。過了頭一陣忙亂後——這種忙亂是每到一個港口時所必有的——我們除了閒望便沒有別的事了。我們互相問道：『我們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啊？——在合衆國嗎？——在英屬澳洲還是在新錫蘭呢？』

領事館，稅務局，工廠；一個乾涸的船塢，一隻俄國礮艦藏在裏面；高處有很大的外國租界，佈滿樓房；碼頭上還有專為水手而設的美國酒店。在遠處，真的，在遠處，在這些常見的東西後面，從那綠色的山谷的深處露出成千的小黑房子，奇形的房子，閒或錯雜着較